

系列武侠小说《奇兵十七》之一

周郎著

鸳鸯血

(上册)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

系列武侠小说《奇兵十七》之一

鴛 鴦 血 (上)

周 郎 著

(京)新登字209号

系列武侠小说《奇兵十七》之一
鸳鸯血（上、下册）

周 郎 著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）

妙峰山印刷厂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小32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29.875字数650千字

1993年4月北京第一版 1993年4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ISBN7-5401-0554-7/I·0036

印数：1—5000 定价：18.00元（上、下册）

似与不似的超越（代序）

朱世滋 顾青

当代武侠小说的书迷们往往有过这么一种阅读经历：读了梁羽生、金庸的气象恢宏的作品之后，骤然翻开古龙那些形式多样的小说时，会产生一种奇峰触目、冰泉沐身的全新感受。那《多情剑客无情剑》，那《陆小凤》，那《七种武器》，那《楚留香传奇》所洋溢、弥漫、蒸腾、散射的人类至情至性、真恨真爱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缠绵与奔放、压抑与发泄、温婉与豪情、孱弱与刚硬、狠辣与宽容、愚鲁与灵智，都那么绚烂绮丽、诡变多姿，那么别开生面，又离生活那么贴近。读着它们，仿佛自己心脏也在随着情节的展开而怦怦跳响。

文学创作，当然也包括武侠小说在内，一般说离不开学习与借鉴，但这决非因袭与摹仿。安于匍匐在名家巨大影响之内爬行，只会造就永远矮人一截的侏儒。至于那种起个和“金庸”、“古龙”字形相近的大名，写什么《天龙九部》，什么《新陆小凤》的事，更不必提了。要有的是和巨人比肩的大志，甚至登上巨人的肩膀而比巨人更高。梁羽生、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成就，离不开对还珠楼主、平江不肖生等人的研究、学习，这种学习没有亦步亦趋，而在似与不似之间，寻求真正的超越，大展自己的宏图。

我们读了《奇兵十七》手稿，心里便不期然而然地洋溢着一种兴奋，看到了一种希望。当我们结识了作者，知道

周郎年少，又是工科大学生、博士生时，这种感觉更强烈了。

和我们好多人一样，周郎从小就喜欢读武侠，凡在坊间市面所能见到、买到、借到的，便决不会放过。因此而为金庸的博大恢宏所陶醉，为古龙的诡异瑰丽所震撼；由对文学的偏爱，对武侠的痴迷，发展成武侠小说创作的尝试，没有什么比这更顺理成章了。勤奋的周郎，有时一天能写出万字以上，积累下来，手稿早就闯过了百万大关；然而，自己竟不满意，当然只好压箱底了。直到《奇兵十七》历时五载，数番改易写定时，年少周郎才深深吁出一口气。

勿庸讳言，《奇兵十七》是深受古龙作品影响，尤其是《七种武器》的启发的。而且，初看起来，它们底确也很像。在语言上，它们都简洁有力。时而惜墨如金，短句中又凝聚着随时都会爆发的力度；时而挥洒舒卷，甚至不避重复，长长的句子还似乎言不尽意，蕴蓄着说不清、道不明的复杂情感。在情节结构上，它们都力求不落俗套，以怪异见长而又不悖常理。在人物塑造上，它们多喜用白描，细腻真切，而又从容不迫，不露声色。小说男主人公大多性格坚强，不畏苦难，同时又好酒、嗜赌、爱女人，加上任一武侠都有的心气高傲，真可谓酒色财气、五毒俱全，与苦苦地追求人格的超越、坚守情感的纯洁，密不可分地纠结在一起。它们的女主人公都很美丽，千娇百媚，但又都性格复杂。《奇兵十七》和《七种武器》一样，都信守着古龙“不重武功而重人格，不重道德而重感情”的主张。这一切，自然是二者“似”的一面。

还有另一面。这另一面，正是《奇兵十七》成为独立的自己，决非附属于古龙的真正所在，也正是体现周郎个性、才

情的所在。这就是“不似”的一面。

首先，古龙的作品往往太刻意求新求异，以致造成情节过于曲折，人物过于复杂，线索过于繁密，因而不易把握，难以收束，甚至于小说后半部分交代不清。这可能与创作商业气太浓，写作时间仓促有关。而《奇兵十七》在力求变化莫测、云龙无首的同时，又极精心地构建整个框架，精致周密，不露破绽，体现出作者严谨的风格。

其次，《奇兵十七》的男主人公们都有一股宁折不弯的刚强硬气。他们不是翩翩佳公子，也不是显赫名门的俊逸人中龙。他们基本都来自最底层，而又性格各异，际遇不同，各有绝活，各擅胜场。他们有各式各样的毛病，乃至恶习，不过决无仗势欺人、落井下石的恶毒，更无称霸天下的野心。他们是侠，但首先更是一群良善纯真、坦荡质朴、血气方刚、存性有情的普通人。何出、荆楚、郭镰、陈良、孙山、臭嘎子……等等，作者为我们展现的是天涯赤子的群像。这一点，也正显示出周郎的好恶倾向与偏爱。《奇兵十七》当然也不缺少女性，但没有古龙作品中那种对女人的轻视。在古龙笔下，女人面如桃花，却很少可亲可爱之人，或凶残冷酷，或怪异恶毒，或放浪形骸，或工于心计，她们往往有一段凄惨遭遇，而这种遭遇只促成了人物恶德的膨胀。周郎对女性的看法，明显有异于古龙。《奇兵十七》的女性形象异常丰富，有狠毒变态的，有任意放荡的，有阴谋幽深的，但更有美好感人、如诗如画的女性，如郑薇、如恋儿、如小戏子，或柔婉温媚，或娴静典雅，或幽默俏皮，读来都如同熏然春风悄无声息拂过心头，留下美妙的记念。

最后，《奇兵十七》学习古龙风格是显然的，而更显然有着与古龙不尽一致的追求；这就是作者的个性。古龙的话

言斩截刚硬，又好评论，具有较强的哲理味。周郎则更注重追求一种诗意，往往会不惜泼淋笔墨用诗的语言白描一个人物、一个氛围来追求深远的意境。如同作电影分镜头剧本似的写小说，让人物在一个又一个特定场景中爱爱恨恨、生生死死，而那场景本身又具有某种特性，某种基调。读者阅读小说，仿佛在看电影，一会儿深秋肃杀的暗灰，一会儿温馨甜美的桔黄；一会儿阴冷恐怖的黑色，一会儿高昂爽朗的湛蓝；一会儿浓郁而又意味深长的碧绿，一会儿洁净而又带着缥缈的纯白。变幻多端的色彩，与曲折复杂的故事、个性迥异的人物，组成了十七篇让人心悸，让人激奋，让人扼腕，让人垂泪的中篇武侠小说。

这一切，都是不似的一面。

正在这似与不似之间，周郎寻着自己的位置，追求着真正的超越。也许会有人看了后说，《奇兵十七》还不够丰厚，不太成熟。诚然如此，但它显示出来的过人才华与高远志向，很可能正是我们希望所在。

星体，已经费了如许巨大的能量方得积聚而成，但愿不成为瞬息即灭的流星，也不做一颗围绕别个旋转的行星。

壬申秋日于京华

目 次

白雪刀.....	(1)
织心拐.....	(125)
蝴蝶戟.....	(275)

白雪刀

1. 雪 和 血

正月十五，风雪满长安。

灞桥边的枯柳已蒙上了晶莹的白雪。

肖无瀚抱着剑，端坐在桥头，宛如一尊肃穆的石像。

狂风如刀，似要割裂他的脸。白雪如沙，似要将他湮没。

肖无瀚没有动，他已经在这里坐了整整四个时辰了。

他已几乎变成了一个雪人，连眉毛上都已结起了冰花，可他没有感到冷。

他的心中，有一团火在熊熊燃烧。

那是复仇之火。

桥边有一家酒店，门前拴着一匹黑色的骏马。

掌柜的殷勤地为唯一一个客人端上酒，很想和他攀谈几句，可看那人一脸阴沉，只好讪讪地退到一边去打瞌睡。

这个唯一的客人身材高大魁梧，衣饰极其华美，看样子

是个很有身份的人，他点的菜、要的酒也都很名贵。

掌柜的虽然闭着眼睛养神，心里却在暗暗地琢磨这个客人。掌柜的一生中见识过各种各样的怪人，却也不得不认为，这个客人是最古怪的怪人。

他的岁数应该已经不小了，可居然连一点胡须都没有。他说话的时候声音低沉含混，似乎有意掩饰着他原来的嗓音。

他的脸上一丝皱纹也没有，皮肤雪白泛青。他看人的时候，目光象刀一般锋利，象冰一般寒冷。

他的腰带上悬着的那柄刀，却又极其寒酸。刀鞘好象是铜制的，绿锈斑斑，看起来很不起眼。

他居然在这风雪天只穿着单薄的绸袍，而且也没有一点怕冷的意思。更令掌柜的奇怪的是，他穿的居然是件绿袍。

掌柜的觉得身上冷嗖嗖的，这个客人从头到脚都透出一股森然鬼气，令人生惧。

掌柜的睁开眼，偷偷看了看绿袍客人，却发现绿袍客人根本没在饮酒，而是看着窗外。

“难怪这么冷，原来他把窗户推开了。”掌柜的暗暗嘟囔着，却不敢说什么。

绿袍人突然转头，吓得掌柜的打了个寒噤。想笑一下，可又笑不出来。

绿袍人冷冷道：“那个人坐在桥头干什么？”

掌柜的颤声道：“不……不知道，他已经在桥头坐了整整……整整四个时辰了。”

绿袍人微微一点头。

掌柜的看看他脸色，小心翼翼地道：“小老儿看他冻得很厉害，中午时曾端了碗酒给他，可他……一点反应也没

有。”

绿袍人又点了点头。

掌柜的胆子大了些，开始微笑了：“依小老儿看，这人八成是个寻仇的江湖人。”

绿袍人目光一凝，掌柜的脖子一下又缩了回去。

铁骑在狂奔，搅动了满天飞雪。

七匹骏马，七名道装汉子，飞一般卷向灞桥。

肖无澜的瞳孔在急剧地收缩。

他抱着剑，缓缓站了起来，一袭粗布白袍在寒风中猎猎而抖。

他等的人来了。

绿袍人的目光中现出了惊讶。

“蒿阳七子？”

掌柜的听见他低声念出了这四个字，不由哆嗦了一下。

掌柜的虽不是武林中人，却从酒客的闲谈中知道不少武林掌故。他知道这“蒿阳七子”是高手中的高手，是蒿阳派的精英，是天下著名的剑客，同时也是人人称赞的“侠义英雄”。

那么，那个白袍的年轻人，竟会向蒿阳七子寻仇？

向“侠义英雄”们寻仇的人，是不是恶魔。是不是坏蛋？

掌柜的在心里叹气，他知道武林中的善和恶，本来就很难说。

但他不希望那个年轻人死，虽然年轻人拒绝了他好心端去的酒，他还是隐隐有些喜欢那个年轻人。

他瞟瞟绿袍人，却发现绿袍人已在饮酒，神情也很冷漠，好象对桥头即将发生的凶杀一点也不感兴趣。

掌柜的并未怪他，掌柜的很清楚江湖人的心态，与已无关的事，江湖人一般都懒于理会，怕引火烧身。

这个绿袍人带着把破旧的锈刀，显然也是个江湖人。

掌柜的退到墙角，在火炉边坐下了，心里还是在叹息。

今天是正月十五，本是个团圆喜庆的日子，他不愿意看见有人流血。

铁骑猛然停住，停在了肖无澜面前，卷起的雪花打在了肖无澜脸上、身上。

肖无澜一动不动，只是冷冷盯着为首的中年道士——“嵩阳七子”中的老大，道号“玉阳子”的李天宝。

李天宝皱着眉头，冷叱道：“让开！”

肖无澜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，他后退了三步，慢慢拔出了剑。

他的声音又低又哑，而且带着轻微的颤抖：

“七位师兄，请下马拔剑。”

李天宝一怔，怒喝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肖无澜盯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顿地道：

“肖、无、澜！”

嵩阳七子的脸色全都变了，七双眼睛一瞬不瞬地瞪着这个冻得脸色乌青的年轻人。

李天宝眼中的愤怒和震惊渐渐变成了狠毒，他突然仰天大笑起来，另外六人也都大笑。

肖无澜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叱道：“拔剑！”

李天宝止住笑，鄙夷地道：“小师弟，你居然没有死，

真是奇迹。”

肖无澜冷冷道：“李天宝，别赖在马上，滚下来领死！”

李天宝微笑道：“就凭你？小师弟，你那两手剑法，也想复仇？算了吧！”

他飘然下马，傲然兀立在肖无澜面前。“你现在跪下来求饶，或许我们看在你姐姐的份儿上，会留你一个全尸。”

另外六人也都下马拔剑，团团围住了肖无澜，七嘴八舌地道：

“肖无澜，你姐姐真够味儿！”

“十年了，那滋味我还忘不了，啧啧！”

.....

听他们这些污言秽语，哪里象什么有道之人？

肖无澜惊天动地一声悲嘶，闪电般拔剑冲出。

雪飞，血溅。

蒿阳七子中的老七一声没吭，便已身首离异，鲜红的血洒在了白雪上，触目惊心。

李天宝惊得退了好几步，嗓音都变了，“六合阵！困住他。”

老七若未死，蒿阳七子就会以“七星剑阵”对付强敌。现在七子剩其六，自然只能变阵，好在他们平日训练有素，只微微一乱，便已站稳脚跟。

六合阵一发动，肖无澜便已失去了攻击的机会。

他悲嘶着，疯狂地在阵中左冲右突。

漫天剑气，漫天风雪。

肖无澜的吼声撕裂人心。

掌柜的心忍不住颤抖起来，他看着绿袍人，目光中竟已

有了些许责难之色。

绿袍人仍在垂目饮酒，好象他是个聋子，听不见肖无瀚的悲吼。

掌柜的走到窗边，却见六个道士正围攻那个年轻人，那年轻人的白袍上已沾满了鲜血。

一声惨呼，一个道士倒飞丈外，倒在了雪地里，不动了。

“好！”掌柜的忍不住低声欢呼：“杀得好！”

但很快，那年轻人连着中了三剑，摇摇欲坠，掌柜的一颗心又提到了嗓子眼上。

不知不觉间，天色已暗。

灞桥上的剧斗仍未中止，掌柜的却已看不太清了。但他知道，那年轻人还没有倒下，还在拚命。

他突然转头，冲绿袍人大喝道：“你有刀，你为什么不帮他？”

绿袍人冷冷盯着他，慢吞吞地道：“他还能支持片刻。”

掌柜的也不知从哪里生出巨大的勇气来，吼道：“你就看着他被人杀死？”

绿袍子瞪着他，半晌才悄然一叹，低声道：“他需要彻底地发泄一下……这样对他有好处。”

掌柜的刚想说话，眼前绿影一闪，已不见了绿袍人。

他扑到窗前，恰好看见了一道冷艳的寒光，耀眼惊心。

那是绿袍人的那柄“破刀”闪出的光华么？

2. 柳如烟

虎山下，柳如烟。

淡淡的柳烟，掩映着青瓦白墙，小桥流水，柳林中芳草

菲菲。一丛一丛不知名的深红浅红的野花悄悄地开着，无数山鸟正试着它们那闲置了一冬的歌喉。

春天结束了冬天的冷酷，春天是生命的复苏，春天欣欣向荣。

但蛰伏的毒蛇也已在花丛中蜿蜒游动。

如果能偷偷地欣赏一个独自呆着的女孩子，那一定是件很有趣的事情。如果那个女孩子正处在花妍柳媚、蜂浪蝶狂的环境中，就更有意思了。

独自呆着的女孩子没有羞涩、没有娇色、没有傲慢，没有故作正经。

虎山下，有一汪深潭，潭边有一形如玄龟的巨石，故名龟潭。龟潭嵌在柳烟中，如美人明媚的眼。

柳林中有一条不成其为路的小径，有一个十六七岁少女，正蹦蹦跳跳地走着。

她的眼睛大大的，睫毛长长的，纤腰柔柔的。乌发流云般地纷披在她浑圆的肩上，落在她花骨朵般的胸脯上。她的脸儿圆圆的，额上覆着刘海，眉心还有一点鲜红的吉祥痣，她的小嘴微微翘着，似在吻着这美妙怡人的春色。

是啊，这样的春日，这样的春色，她怎么能不爽心呢。

她的红绣鞋儿半没在柔软的芳草里，几只耸起的幼笋不时轻触着她美丽的足踝。

她无忧无虑，就象这三月的风，柔柔的，媚媚的，娇娇的，谁都喜欢。她若去拂一下柳丝，柳丝会漾起一串轻笑，她若去抚一下乳燕，乳燕会送她一串脆语，若是她对一个老人微笑一下，只怕那老人马上就会扔掉拐杖，年轻了四十岁。

女孩子的春天啊！

肖无澜隐在一丛高高的水竹后面，似乎已被眼前的春色迷住了，怔怔地盯着那个穿淡红衫儿的女孩子，一动不动。

平生第一次，他才发现，春天竟是如此美好。

平生第一次，他才知道，女孩子竟会如此动人。

过去的十年，他生活在仇恨中，生活在练功的激奋和痛苦中，生活在兄弟们的友爱中。他早已忘了世上还有女人，也忘了春天对一个人的意义。

他一直生活在冬天里，即使他爱笑爱闹爱胡说八道，那也只不过是冬天里发生的事。

肖无澜的心中，有一种朦胧但又强烈的东西在疯狂地生长，他还没有意识到那种东西是什么，但他已被这个女孩子迷住了，不可抑止地着了魔。

他想转头看看绿袍人是否也已被这个女孩子吸引住，却又一下瞪大了眼睛，惊讶地瞪着女孩子身后。

绿袍人什么时候绕到那里去了？

肖无澜紧张得手心都出汗了。

女孩子飞快地一转身，就看见一个高大的绿袍佩刀大汉正向自己走来。

女孩子的脸色变了，她感到了一种森森的冷气，从绿袍人身上向自己追来。

绿袍人神情漠然，似乎并没有看见她，他的目光也并不犀利，可女孩子就是觉得自己冷得厉害。

他的脸雪白泛青，透着一股诡异之气，加之他一身绿袍，更让女孩子想起了一种她极其厌恶的东西——竹叶青。

“竹叶青”是一种蛇，全身碧油油的，常蜿蜒于苍翠的竹林中，令人无法分辨，可一旦你被咬了一口，你就会知道它的厉害了。

这个女孩子并不怕“竹叶青”，她在七岁时就已开始杀蛇玩了。但她厌恶竹叶青，因为竹叶青的颜色看了让人心里发凉。

这个女孩子看见这个绿袍人，就象看见了一条竹叶青，她感到厌恶，心里发凉，但她并不怕他。

她从出生下地，就有高人培炼她，她七岁开始习武，十一岁开始练剑，她是名震江南的虎山派掌门人，号称“天南第一刀”的宋朝元的掌上明珠，她被南武林的人尊称为“玉观音”、宋大小姐”。

她是宋沁，是“江南第一女侠”称号的当然拥有者。她的剑下，曾会过不少武林名人、江湖豪客。她的武功颇得宋朝元真传，她没有理由怕这个绿袍人。

宋沁戒备地盯着绿袍人，满面不屑地迎了上去。几丝垂下的柳枝儿拂过她的香肩，惬意地在空中晃悠着。

她当然已注意到了绿袍人的佩刀，她的父亲和几个师兄都是刀中高手，她自然也是评刀的大行家。她一眼就看出来了，那是一把真正的宝刀，也许不比宋朝元的刀差。

他身上的那股诡异之气，是不是从这把刀中散出来的呢？

宋沁的手心已沁出了冷汗。

绿袍人越走越近，宋沁的厌恶感也越来越强烈。她的右手已虚按在剑柄上，一有异常，这柄漂亮的短剑就会出手，刺向绿袍人。

可是绿袍人看来并没有要动手的意思，他只是路过这里